

A Study of Bob Dylan's Visual Art

Weinan Liu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Xian, Shaanxi, 710000, China

Abstract

Bob Dylan is universally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ingers, artists, and poets of the 20th century. In 2016, the Swedish Academy awarded Bob Dylan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solidifying hi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literary canon. Dylan began his painting career in the 1960s, and for over six decades, his artistic production has remained uninterrupted. His first solo exhibition, The Drawn Blank Series, was held in 2007 at the Kunstsammlungen Chemnitz in Germany. Since then, he has held numerous solo exhibitions, most notably the 2019 retrospective The Light/Spectrum at the Yuz Museum in Shanghai. Over the course of more than sixty years, Bob Dylan's artistic journey has been marked by continuous exploration of new artistic territories, constantly challenging and redefining the labels and expectations placed upon him. His art is undeniably vibrant, full of life, much like the artist himself. This paper selects three distinct series of paintings from different periods in Dylan's career to analyze his creative trajectory and artistic philosophy,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inspiration and support for contemporary artists.

Keywords

Bob Dylan; Visual Art; Contemporary Art

鲍勃·迪伦绘画艺术研究

刘伟男

西安美术学院, 中国·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

鲍勃·迪伦是20世纪世界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歌手、艺术家和诗人。2016年瑞典文学院授予鲍勃·迪伦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其世界文学地位。上世纪60年代起迪伦开始进行绘画创作,60余年间从未中断,并于2007年在德国开姆尼茨艺术收藏馆举办首次个展——《填绘留白》。此后,陆续举办了多次个人展览,尤以2019年上海艺仓美术馆展出的《光/谱》鲍勃迪伦回顾展著名。纵观鲍勃·迪伦60余年的艺术创作生涯,其不断的尝试艺术的新领域,其打破和刷新外界对其的标签和定义,他的艺术作品无疑是鲜活的,像他本人一样充满生命力。本文选择其三个不同时期的系列绘画作品展开分析,试探索其在绘画艺术领域的创作历程及主张,为艺术家创作提供创作灵感及支撑。

关键词

鲍勃·迪伦; 绘画艺术; 当代艺术

1 引言

“我要画点什么呢? 不如,我就从眼前所见的东西开始吧。我在桌旁坐下,拿出铅笔和纸,然后画了那部打字机、一个十字架、一朵玫瑰、一些铅笔、小刀和大头针,还有空的香烟盒。我会彻底忘掉时间在流动。一两个小时过去,都仿佛只过了一分钟。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画家,但我的的确确觉得自己这些画是我对周围的混沌的一种梳理……显然,绘画让我看到了一个更纯净的世界,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为自己一直画下去。”^[1]

2 早期纸本作品

“他不忙于重生,便忙于死亡。”^[2]迪伦在歌曲《妈妈,

别担心(我只是在流血)》的歌词中这样写道。半个多世纪里,鲍勃·迪伦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从未停下脚步,巡演、录音、写作和绘画,他一直在尝试各种途径的重生。在诺贝尔文学奖后发表的演讲中,他写道:“我要写出与世上任何人听过的东西都不一样的歌曲。”纵观其艺术创作生涯,他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还远远超越了这一目标。有人将其喻为三棱镜,通过他视若珍宝的音乐、文字、图像与经验源源不断折射出变化,既完全属于他自己,也属于我们——这是一位时代艺术家创造的丰碑。

早起纸本作品中,大多是其为创作而准备的且并未展开创作的一些草图。这些作品大多以铅笔、马克笔(部分以水彩设色)勾勒,画面形式语言简练概括,绘画题材以肖像和静物为主,如图1所示。如果给这一时期的作品分类的话,大抵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炭笔肖像素描,表现型强,不拘泥与人物客观刻画,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塑造人物内心及性格

【作者简介】刘伟男(1996-),男,中国江苏徐州人,在读硕士,从事油画艺术研究。

特色上,通过夸张及变形的处理手法凸显人物内心情感变化;第二类:肖像及场景,简笔勾勒,这一类作品更能看出鲍勃·迪伦为创作而准备草图的痕迹,线条更加精炼,较于前者则省略了较为繁琐的塑造手段,加入了汽车、乐器以及生活场景等。此系列作品数量不多,第一类创作周期约为三年,1989-1992年左右;第二类作品则集中于1973年所创作。这些创作发生在不同的场所,时间跨度大,据其自述,创作动机多数来源于那段焦躁的经历,和内心对自我放空和转换心情的需求。高中时期的鲍勃·迪伦的绘画老师在讲解与示范时强调:“只画你能看到的东西。”是的,这样即使表达匮乏时,也能解释清楚,更重要的是避免被误解。与其幻想,不如回归现实——只有当它就在你眼前时才能最大限度的绘制,如果它不在那儿,那就将它放在那儿。通过使线条连接起来,便可以模糊地触及到超越已知世界的某种存在。



图 1:《无题》1973

3 填绘留白系列

早期纸本作品到填绘留白系列作品,可以清晰的看出鲍勃·迪伦在绘画语言探索的过程,前者更倾向于其诗歌及文学作品的实验,绘画技法略显质朴,更强调精神内核与内在文学气质。而填绘留白系列作品能使观者直观的感受其在绘画语言技法上的提升,这些列作品多集中创作于2007-2013年,少数几幅作品创作于2017年。当我们深入观察这一系列作品时(50余幅),能很直观的感受这位在艺术空间中孜孜不倦的探索者,对周围环境充满敏锐观察的艺术家,似乎在寻找以种新的表达方式,找到了一种强大的情感催化动力,将其极高的敏感性与专注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3.1 熟悉和遥远的地方

鲍勃·迪伦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从某些视角来看更像是一种戏剧画面的定格。题材多出自其在巡演和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有汽车旅馆、城市建筑景观、餐厅场景等等,这些场景占据着他日程生活中的绝大部分,从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这些场景无时无刻不伴随在他左右,无疑是最平凡不过的了,而鲍勃·迪伦就是这样一个敏锐的观察者,把平凡的

事物创造到本该不属于它的高度。这些画面是一种对生命的肯定,充斥着其成长历程中不变的人生真理,如图2所示。

从画面语言来看,这一时期的作品色彩有较强的主观性,鲜艳且丰富,不同色彩之间以线条区分,清晰地勾勒出物体、人物或景观元素。这些作品更倾向于后印象主义风格,有时则以情感为导向处理色彩,他所描绘出的内容比他实际目睹的要更为丰富,表现型极强。通过主观转化,他在作品中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情愫融合——其中充斥着紧张、怀旧、憧憬以及经验所无法触及的层层想象。



图 2:《都市风景》2017

3.2 主题重复段

这些作品在“不自在”中表现出一种自在感。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自满或对那些转瞬即逝之物的感知浅薄。相反,它们反映了一种能够直视生存中严酷现实的心态,同时也能偶尔捕捉到生活中的愉悦,并以适当坚韧的简洁性加以记录。

空椅子、单间、俯瞰停车场与后巷的窗户,无不传递着一种隐隐的忧郁。然而,这种情绪并未掩盖作品所释放的能量、对雕塑般形状的喜悦以及大胆色彩带来的兴奋感。在这种意义上,它们达成了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恰似作品被重新塑造与铸造的方式。

正如迪伦在1985年回顾专辑《传记》的注释中所写:“我想要将某些部分保存下来。”正是如此。在这些画作中,如同他的歌曲一般,过去与现在交织成一个连续体,高兴与忧郁的理由也同样如此。

早期版本与重新创作的艺术作品之间的显著区别在于色彩的变化。例如,《红狮酒吧的女人》中的连衣裙最初是一幅精致的铅笔素描,随后绽放为红色,又被蓝色缠绕,如今则变为跳动的紫色。但正如这些作品所示,每一种色彩搭配都是在指涉某种心境、氛围、情绪和想法。这位女子的形象取决于迪伦的配色,配色改则形象变,或一身倦态,或风情万种,或气质独立,或平淡无奇,这些各异的版本让解读变得模棱两可。

4 地区系列

4.1 亚洲系列

亚洲系列是鲍勃·迪伦在日本、中国、越南和韩国旅行时期的创作，包括人物、室内场景、建筑和风景。该系列借鉴了各种素材，从绘制素描草图到档案电影和摄影。这一系列富有暗示性、开放式的场景，客观的描绘历史与环境，给予观众极大的发挥空间，用艺术家的话来说，“其理念是让一切保持其应有的位置”。

这些作品以另一种“和弦变化”呈现，暗藏的洞察力深刻揭示人性，同时通过细节带来救赎之光。这些特点在作品《斗鸡》、《小厨房》、《老大哥》及充满奇异享乐主义色彩的四重奏《美丽瀑布》中展现得尤为突出，如图3所示。

《美丽瀑布》是迪伦最为忧郁的画作之一，其场景让人联想到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作品描绘了一个充满微妙讽刺与荒诞气息的自然户外聚会，而这些正是迪伦在作曲和绘画中表现卓越的特质。两名站立的男性裸像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似乎在展现自我认同；而两位身着丝绸长袍的女性则坐在一旁，仿佛以吸食鸦片排解无聊。这是否代表了中国新兴的企业家一代？成功催生了自恋与轻蔑，物质的绝望让“美好生活”将无序推向更高的空虚。也许这是一个梦游般的墓志铭？抑或是一种灾难的觉醒，在无限的贪婪与懒惰中徘徊？

类似的情绪也体现在令人不安的《老大哥》(2009)中，两名身着深色西装的男子——一位年长，一位年轻，以不安的微笑点燃香烟，表情中流露出模糊的两难与动摇。他们刚做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他们可能犯下罪行，也可能庆祝生日，但其神情却传达出某种原始的、不安的暗示。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迪伦的绘画直接且饱含人性。这些作品的叙事成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聚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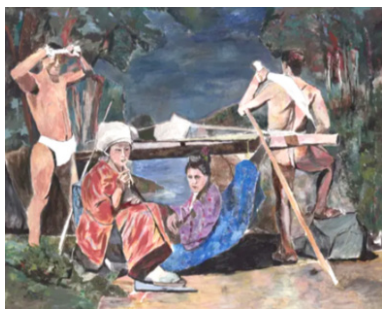


图3:《美丽瀑布》2009

4.2 巴西系列

与他的音乐一样，他在艺术创作中也毫无保留地发挥自我。《巴西系列》中尤为明显，比如《歌鸟、政客、骷髅与骨头》和《争论》，均创作于2009至2010年。在《歌鸟》中，一位女子以轻松的民间风格表演，两侧的两名男性监护入面无表情甚至神情冷酷，暗示他们将欺骗任何人，包括站在他们之间的这只“歌鸟”。与迪伦早期的歌曲（尤其是《哈蒂·卡罗尔的寂寞之死》）相似，作品《歌鸟》让观者感受到某种荒谬的氛围，一种对人权的奇异却悲剧性的侵犯。

在《骷髅与骨头》中，一位裸体女子独坐在沙发上，双腿分开，一只手举着一瓶酒狂饮，另一只手抚摸着—具人类头骨的眉骨。《争论》则表现了一对孤独男子与狂躁女子之间的紧张对话，他们在追求当下情感时产生分歧，这一情绪常出现在那些讲述离别之爱的歌曲中，如《血轨》或1989年充满紧张与内敛氛围的《仁慈》。《仁慈》是鲍勃·迪伦最深刻、最具精神性、最卓越的成就之一。

5 结语

鲍勃·迪伦是现代世界中少有的具有“文艺复兴”气质的米开朗基罗一样的艺术家。^[1]他的艺术无疑是多元的艺术，不局限于单一形式，而是游走于各种艺术形式之中。鲍勃·迪伦的天才与伟大足以令他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一束光芒，为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从歌手到诗人再到画家，艺术创作从来都没有绝对的限定，鲍勃·迪伦向我们证明了精神内核在艺术创作中的主导地位，无论是文学、歌曲、绘画，都可以成为我们表达内心世界的载体，不拘于形式，勇于尝试新事物、新载体是我们突破艺术创作壁垒的一种最有效的途径。本文选取的三个不同时期的系列创作更能佐证这一点，从《早期纸本作品》中，只是拿起笔的一个歌手对所见所得的人物场景勾勒，到《填绘留白》系列中收印象主义色彩的探索，及《亚洲系列》《巴西系列》绘画语言风格的成熟，这位日久弥新的艺术家像蜡烛一样一直在燃烧，且一直未熄灭，持续的发光发热，带给人无限的动力与力量。

参考文献

- [1] 鲍勃·迪伦.编年史-鲍勃迪伦自传 [M].北京: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
- [2] 鲍勃·迪伦.狼蛛(汉英对照)(精) [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 [3] 管郁达.鲍勃·迪伦画的好不好 [J].画刊, 2021